

重登花岗岩九潭有感

施正勋

12月12日,跟随市报告文学学会走基层·大采风 崇德书院公益行 活动的队伍,去了崇德书院。下午,队伍分组活动,十多名年轻的会员兴致勃勃地要登临九潭,一睹花岗岩新貌,我顿时忘记了年龄差异,老夫聊发少年狂,随众迈上登山栈道。

经过全面改造修筑的沿溪登山栈道宽约一、二米,以花岗岩石板铺地为主,即便是石块垒筑的小径亦平缓结实,路边的栏杆呈仿古树杆状,安全可靠。漫步山间,清风习习,草木葱葱,赏心悦目之余,丝毫不觉得劳累。沿途观赏一个个形态各异的绿潭,一种久违的似曾相识感浮现脑海,不免回想起我与九潭几十年的情缘旧事。

1985年8月,我调任县交通局任

秘书,为了修筑从高楼到枫岭、花岗岩的公路,曾经多次陪同瑞安县与高楼区的领导及筑路勘测人员实地考察花岗岩九潭。记得第一次走进花岗岩时,汽车只能开到大京路口,一行人下车,沿乡间小路步行到山脚,中途必须涉过十多道溪涧,一趟来回,光是脱鞋、穿鞋就超过二十次。溪涧水冷石滑,一不小心,就有滑倒浸水乃至被激流冲走的危险。

我曾经跟随一位领导,踏着两位壮汉手持劈柴刀在前面一路披荆斩棘开出的野径,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曾经赤脚踩着山涧里的巨石,手脚并用爬过溪滩,登上山坡。因为坡陡林密,无路可通,未能一睹九潭山顶上面的飞瀑雄姿,心中总留有一份遗憾。

后来,因工作变动,我与花岗岩的接触逐渐稀疏。

1991年春天,我的初中同学方国荣

调任高楼区委书记。方是位实干人物,到任后,经过实地调研,提出发展旅游,带动百业,振兴高楼的思路,着力实施开发花岗岩旅游资源的总体构想。期间,曾几次约我谈论开发九潭风景区的设想。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92年4月,花岗岩(寨寮溪)获批为省级风景区。不久,方即调任。

大约1996年末,方国荣在外出考察时,突发恶疾,曾远隔重洋挂电话到我家,恰好我未在家。回国在上海住院时,再次挂通我家电话,我又外出未在家。事后,他告诉我,在面对不期而至的凶讯时,好想与我聊聊,一吐心中郁结。偏偏我未接电话,那份失落沉埋心中多年,至今忆及,仍深觉内疚。

1997年秋,获悉方国荣病重,我连夜赶到他老家探望。卧床多日的国荣面黄枯瘦,颧骨突出。执手相对,他神智清晰,坦然向我交代后事。还提

及,早就想与你一起去九潭看看,怕是没有机会了。

那一幕场景,宛在眼前。

一路前行,坡缓路平,根本没有我记忆中的攀爬溪岩之累,仅一个小时,我们一行已经到达九潭。知情者告知,因多日干旱,山顶的飞瀑几近干涸,登顶也只能远远地看到一面悬崖。于是,稍作歇息,即行下山,登顶观瀑之念再次落空。

下山行程轻松,我的思绪浮想联翩。三十多年,山川换新颜,溪涧架通途。泉水依然奔流,草木枯荣更替,昔日好友早已作古,阴阳相隔。人事代谢,唯有青山依旧。

国荣兄,如果有人有灵魂的话,你应该知道,如今的九潭已经远非当年的坡陡崖峭、草木杂生、溪涧挡道、无路可通状态,你设想的蓝图,已经成为现实。九泉之下,你可以感到欣慰矣。

冬雨情丝

孔令周

又是冬雨的季节。在江南,雨是寻常的,哪怕是冬天。这雨也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像千条万条纺纱线。不带伞,你要吃亏的,掉到头上,湿漉漉,黏糊糊,怪难受的。

记不清生命中有多少个像这冬雨的日子。但是,岁岁年年人不同,心境却是大相径庭的。像今晚,一人独坐明亮温室,面对雾蒙蒙的窗外,自然觉得这雨下得特别诗意。这雨,成了明快开朗心情的最好寄托。

第一次对冬雨感受最深的是八岁那年冬天,我刚上小学一年级。那年,不知刮什么风,好像是一夜之后,大多数人(包括大人、小孩)都患上了一种流行病,满身起红斑,怕风,重感冒,我们那里俗称“醒宝”。我也没有逃脱。听说,患病期间,不仅要勤吃药,而且要像孕妇产后那样,头缠毛巾,



巾,注意休息,多吃姜葱(佐料为姜的荷包蛋),父母为我操尽了心。

也是一个冬雨飘飞的日子,清晨,母亲把我用纱巾裹在她的背上,准备去镇里看病。她一手握着旧阳伞,另一手不时地推推后背的我,一脚深一脚浅地在风雨中艰难地走着。从家到镇有几公里的路,步行至少要一小时。平时走走也够累人的,何况背上又有一个人,又是这样恶劣的天气。但母亲毫无惧色,仍一步一

步顽强地向前迈着。风大了起来,不时撩起纱巾。母亲生怕我着凉,脱下身上仅有的一件毛绒衣,盖在了我的头上。本已十分单薄的身子显得更加消瘦了。这时,虽然处在迷迷糊糊中的我,泪,竟不知什么时候流了出来。而母亲,又重新背起我,一步,一步,向前,向前。

若干年后,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我的心总一阵阵颤动。母亲背着我行路的那段记忆中的剪影便又重新浮现在我的眼前。这时候,我对冬雨也就有了另一番见解,觉得它像母亲的手,温柔地摸着,摸着。

我曾经有过深山行路的经历。一个冬雨连绵的黄昏,父亲通知我我给林场的叔叔送一封信,有急事商量。他再三嘱咐我路上要小心,要拣大路走,碰上野兽要避开。我匆匆答应后,便上路了,很快来到了林间小路。路,黑黝黝的,两旁的树林就像张开大口吃人的野兽,黑乎乎地蹲在那里,风吹树

林发出的沙沙声就像野兽的吼叫。我的心发毛了,两脚发抖,每迈一步都要费好大的力气。手电筒微弱的光亮,根本照不清前路。我的鞋子已面目全非,满是泥泞,又湿又脏。虽是初冬,但气温已很低,我只觉得一股冰冷的凉气从脚底直窜体内。两脚已麻木不堪,心又高度紧张,好像黑暗中随时可能跳出一头吊睛白额虎。我的心理防线开始松垮,打退堂鼓了。这时,母亲的形象突然浮现在我的心头,我的心情顿时振奋起来。一种更有力的思想征服了我。脚步,轻松起来,路,也变得宽阔平坦起来,灯光,似乎也较前更亮了。那夜,我成功地把信送到了叔叔手里。

多少个冬雨的日子过去了。心中的那团情丝也越来越乱。它,总像一团火,鼓励着我,催我振奋、自信。

如今,又是一个冬雨的日子,雨,仍诗意地飘着。我,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向天祝福。

探访古寨

■钟金燕

一个难得自由的周六,女儿一大早突然提出要集云山寻找古寨,这也是为了兑现四年前的一个约定。

那是一个夏天,在一同事的带领下驱车游览集云山,当时一同事指着西北角隐约显现的山顶说,那里有古寨,但好几位同行者都嫌路太远而没有去。一直在旁默默跟着的女儿不停地嘀咕:妈妈,他们不去,我们去吧。看着女儿期盼的眼神和那遥远的模糊的廓影,再想到当时已是下午三点,担心去了之后不能在天黑之前按时回家,我犹豫片刻后告诉她改天再去。于是,古寨之行便成了女儿记挂在心里的期盼。

这次,女儿突然提出要去寻找古寨,我似乎一下子就想了起来,这原本

早该兑现的约定却被我遗忘了,于是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为了节省时间,我们母女俩各背一个挎肩包,将家里现有的干粮装入包,带水杯就急忙出发了。

从集云山入口一直开车到山顶水库旁的停车场,然后改为步行,朝着当年同事指向的那个地方继续前往。前方的路是当年的石子路,虽然不是很陡,但挺能磨鞋的。由于不认识路,又无路可问,我们也只能凭感觉探路,但好几次似乎都回到了原点。

枯燥乏味、漫长的山路,在好奇求知的女儿陪伴下,一路探寻、一路做标记,变得新鲜而富有色彩。不知不觉中,不知翻了几座山,也不知道几次峰回路转,我们终于找到了向往已久的古寨。

古寨的入口处是三大石头架成

的城门,边上还保留着依稀可见的城墙遗迹,城墙厚度足有两米多,真有一种铜墙铁壁的安全感,感叹古人的智慧和用心。进了城门便能见到一块显目的石碑,李山寨,细看碑文才知道我们已经远离瑞安地界,深入瓯海腹地。

李山古寨现已几近空壳。从古寨入口通往山顶军事营寨的古道,似乎也好久没有人走了,路边的野草犹如两堵草墙把古道包裹得严严实实。走在其中除了风声,只有踩踏杂草和碎石脚步声。

军事营寨位于李山山顶最高处,营寨四周用石块垒砌而成寨墙。营寨占地面积不大,约1300平方米,但地势极其险要,北、南、西三面都是悬崖峭壁。营寨只有东南和东北两个出口。东北出口宽约一米五,高约两米,是下山的唯一通道。东南出入

口宽约60厘米,高约一米八,不能通行,只做军事防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据《瑞安市志》记载,宋宣和二年(1120年)瑞安知县王公济为拒方腊义军,令境内筑关隘10处。李山寨在当时起着重要的防御作用。

营寨的西南角视线独好,可一览无余,悠悠飞云江尽收眼底。古人的智慧和魄力无处不让人感叹,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对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有了不一样的感悟。

我俩被大自然的博大、古人的智慧深深震撼到了,在城墙上一个还算平坦的一米见方处整整坐了两个多小时,母女俩生平第一次作了深入的交流,得到了心灵深处的共勉:路在脚下,只有亲自走过,才清楚通向哪里。生活中的美无处不在,但只有用心对待才能发现她原来如此可爱!

柔意的均路

■李浙平

初冬,友人朱君邀我与内子往均路村游览。距上一次到均路,相隔已二十几年了。

如今,均路村大部分老屋被修整过,但还保留着基本原貌。我第一次到均路所见,那时候的屋子有更多沧桑的痕迹。自从电视剧《温州一家人》将均路路作为拍摄外景地后,这里已然成了旅游的去处。我们边走边看,大山深处的幽静,一点一点向我袭来,这种幽静,是因为蓝天白云,是因为碧黛山色,是因为民风纯朴。

说起均路民风纯朴,是从前村里那位老支书留给我的印象。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下乡驻永安乡。某日,副乡长带我走访均路村。我们坐手扶拖拉机,沿盘山公路而上,在一条石阶山路处下车,村支书已等在路边,他带我们步行登山。也是初冬,我却走得发热。翻山岭,走在岭背上,极目众山小。下得山岭,过石桥,进村,那是我第一次到均路。走遍全村后,村支书领我们去他家吃午饭。他的屋子很旧,后面是山坡。他的老伴,早已在厨房间的方桌上摆了四样菜,是他家晒的带豆干、花菜干,他家种的油菜,邻家宰的猪肉。让我记忆特别深刻的,是一条飞云江里的白鱼。副乡长告诉我,天未亮,村支书就步行到湖岭,在街头买来这尾鱼。他走了四个多小时的山路去买鱼,为了招待你们城里人。鱼不甚新鲜,煮后嗅着气味便知。那时候到山区的交通不方便,在湖岭镇要吃新鲜的江鱼,都不容易,更何况是山里。鱼虽不鲜,却足见村支书待客的热忱。这餐饭,我喝了村支书家酿的糟烧,吃了喷香的晚稻米饭,尝到山货的清爽滋味,对鱼,只动了一筷子。在那一天,我体会到山区人民生活的艰辛,也感受到山区人民的好客和纯朴。

在一处老屋前,一对老夫妇见我们进了道坦,就朝我们打起招呼,听着湖岭腔,亲切。闲聊片刻,老妇人问内子要不要带些山货。内子便向她买了一袋草药。草药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千里果。老妇人说吃了解毒、凉血。告别了老夫妇,我等往山顶走。在观云亭外,看村落全貌,满目翠绿,一片青瓦上,几缕炊烟袅袅入空中。遥闻有类似敲钟的声音传来,清脆的,循声望去,是一所学校。

下得山顶,复至村口,一村民问我们去过十六潭吗。我们都摇摇头。他显得颇为遗憾,说瑞安山里的潭,就这里最好。于是按村民的指点,我们朝另一边山头行去。所谓十六潭,在看过后,原来是十六处小瀑积成十六处潭水。通往十六潭的山路,贴崖而建,有曲栏护行。每至一潭附近,便辟为一个小小的观景台,凌空而出,站在这里,可静静地观瀑看潭。山路由上往下,渐入林深处,草木葱茏,林中多高树,有修竹摇曳,因入冬,未见山花婆娑。这里,茅草过头,蕨叶如蒲扇,野藤如虫垂,落叶湿相重。因为初冬阴天,越往下行,虽是正午,天色仿佛已近黄昏。这里的瀑,细如绢丝,贴崖而下。

十六潭的瀑,实在是太细太柔了,溅不起水花,更无轰鸣之声。倒是瀑下潭,无论大小,都蓄着满满的碧色,碧色有浓有淡,淡处可见水石形状,浓处像凝固了,只在一落一叶轻轻一触,才微微闪过明光,却无涟漪。这些潭是极静的,好似蓄了千万年雨露月影的梦,静得断不可去惊醒它。究竟是初冬的影响,还是什么原因,一路行来,少闻鸟啼,这便使山中林间更添了几多静谧。在道路上,我发现有些树干,是穿过路面的方孔向上长的,这看似不经意的处理,说明村民对生态保护是有意识的。让植物随性生长,不去砍折它,也是对生命的尊重。一路看景,我没有去数,是否是十六潭,醉心于山色水意中,心中不可有计量的念头。从上而下,来至一处大潭后,我们又迈向一条上行的山路。山路边,依然有多处的瀑和潭,只因视角一变,刚刚的俯视,变成仰望,便有了大山高耸,瀑如散花的美了。而潭,则如明镜一般平铺着,若那少女甜意正浓时的呼吸。上得半山腰,忽见一株枫树,在万般绿意中,突兀出火一般的满枝红叶,临风轻舞,仿佛是一指琴声冲破寒夜的寂寥,艳得叫人想起很遥远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如果说绿色给人是一种平静,那红色就是勃发的热情。我觉得这很符合山民的性格写照,既平静地生活,也热情地劳作。

从十六潭返回,原来是经过石桥到村口。那位指点我们路程的村民,还在这里晃悠。他说落了雨,瀑布水大,更好看。我却以为,这正是恰到好处,何必一定要有那飞流下的震撼呢,这柔柔的样子正好应了柔情似水呢。或许是大山深处,人们的生活,需要刚毅的勇气,才能克服一切困难。然而,纯朴的心,总因碧水清流的滋养,产生柔情万千的善良,代代相传,让山村的传说成为恒久的美好。这在我每每来到山区,感受极为深刻。在均路,尤感明显。

均路给我的感受,是柔意的。

小记者口头作文班

从小培养语文逻辑思维

一起来当小创客

瑞安市小创客雏鹰评选

获奖名单将刊登至瑞安日报(每月一期)

作品要求

1. 个人创意类作品,材料不限。
2. 至少能提供四张搭建的过程图。
3. 附上文字说明(作者姓名、年龄、联系方式以及作品的创意来源)。

每期评选名额

10个幼儿小创客(幼儿园小班、中班、大班)

5个小学小创客(小学1年级至6年级均可)

作品评委

瑞安市创客协会专家,瑞安日报教育专家

投放渠道

作品发送至官方邮箱: ramaker@sina.cn

招生对象: 一年级学生

课程费用: 原价1880元/人 **三人团报价1300元/人**

课程安排: “13+1”新学期秋季班,共14课时,1.5小时/课时。

其中,室内课13课时,试听1课时。

咨询热线: 18858805887(白老师) 15967740972(蔡老师)

上课地址: 瑞报小记者中心学士营马鞍山校区(安阳路102号-106号)